

醉红颜

ZUI
HONG
YAN

傲世临川

【中册】

荨秣泱泱 作品

XUNMOYANGYANG
WORKS

她要变强，我便助她展翅高飞；
她若受伤，我便让伤她之人尸骨无存；
她愿嫁我，我便以整个临川为聘礼！
万年修为算什么，禁咒反噬算什么，
都不如她轻轻地唤我一声：“阿陌。”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中國經濟史

中國經濟史
中國經濟史
中國經濟史
中國經濟史
中國經濟史

醉红颜

傲世临川

ZUI
HONG
YAN

【中册】

尊秣泱泱 作品
ZUNMOYANGYANG
WORKS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第十一章

慕家少年郎，扬名天下知

洛都城外，郊野之中，一处风景极其秀丽之地，立着一座青冢。

看坟头是新立的，却被人仔细地用青草铺垫，修葺得圆润精致。冢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行字——“慕轻歌之妻，秦氏亦怜之墓”。

慕轻歌一身红装，盘膝坐在墓前，肩上火红如焰的披风如扇般散落，铺在草地上。在她身后，龙牙卫统一单腿跪在地上，沉默得如同雕像，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去打扰他们的主人。

秦亦怜并未安葬在秦国皇家的墓园里，慕轻歌让秦瑾辰劝服了云妃，将秦亦怜带出来，亲自选了这么一个环境清幽、风景怡人之地，作为她的安息之所。

救不了秦亦怜，或许将成为她心中的一个遗憾，却不会让她因此而沉沦。

清风拂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声音，如歌如泣，婉转而悠扬。

慕轻歌的双手放在膝盖上，凝望着石碑上她亲手刻下的字，低声道：“怜怜，我只能如此完成你的心愿，望你安息。”

青冢上，草尖迎风摆动，仿佛在回答慕轻歌的话。

慕轻歌似乎看到青冢上幻化出秦亦怜的身影，正噙着纯美的笑容看着她，一双大眼睛依旧单纯而透彻，没有受到任何污染。

她微眯双眼，轻仰起下巴，看向那虚幻的人影。

她不知是秦亦怜魂兮归来，还是自己的错觉，却知道，此时此刻，她不愿去打破这一切。若是梦，便让它继续下去吧……

“怜怜……”慕轻歌呢喃了一句。她看到秦亦怜在对自己笑，笑容是那么甜美温暖，就如初见时那般，让她觉得美好。

“小哥哥，我为你跳舞。”恍惚中，慕轻歌听到秦亦怜的声音，如生前那般软糯香甜。

不自觉地，她点了点头。

这一次，她没有再冷漠地拒绝。

青冢上，虚幻的身影翩翩起舞，如霓虹青烟，又如彩蝶飞舞，这，是慕轻歌见过的最美的一支舞。

她看得很专注，没有错过任何一个表情和动作，嘴角也因此而隐隐上扬。

一曲舞罢，不知不觉中，天空竟然飘起了雪花。

鹅毛般的雪花缓缓而降，落在草地上，洒在青冢间。

龙牙卫众人心中诧异，看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刚毅冷峻的脸上都写满了疑惑——现在并不是落雪的季节。

很快，大地被染白，慕轻歌与龙牙卫身上也裹上了一层薄薄的银装。

龙牙卫一动不动，依旧专注地盯着那被银色掩盖的红色背影。

“小哥哥，怜怜跳得好看吗？”虚幻的身影俏皮地背着双手，一脸期待地等着慕轻歌的回答。

那双大眼弯如月牙，缝隙中透着星光。

慕轻歌重重地点了点头，嘴角的笑意加深了几分。

她那双清透的眼眸中第一次驱散了理智，只留下秦亦怜娇俏的身影。

秦亦怜的衣裳没有被鲜血浸染，心口没有被那一箭射得破碎，还带着纯美灿烂的笑容，一如既往地待在她身边，用软糯香甜的声音叫她“小哥哥”。

“小哥哥，我请你吃糖吧，这可是怜怜最喜欢的糖。”慕轻歌的认可让那对月牙般的眼眸更弯，她伸出手，手中拿着一块糖，递向慕轻歌。

又请她吃糖吗？

慕轻歌的嘴角扬得更高了。她记得，在桃林再见时，这个小公主就请自己吃糖，却被自己无视了。

原来，请对方吃糖，是小公主表达对一个人的喜欢的方式。

慕轻歌缓缓抬起手，摊开自己的手掌去接那块糖。

在忐忑中等待的身影看到慕轻歌伸出手后，露出欣喜的笑容，她将手中的糖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慕轻歌的掌心。

洁白的糖果入手后感觉冰凉。

慕轻歌眼中的迷蒙之色如潮水般退去，眼前再无秦亦怜的身影，而她的掌心中，有一片正在融化的雪花。

是幻觉吗？

慕轻歌收回自己的手，垂眸看着掌中已经融化成一滴清水的雪花。

她握紧手掌，任由雪水浸透指间，然后看向秦亦怜的墓碑，轻声道：“怜怜，我走

了，我会再来的。”

说罢，她站起身，身上的雪花落下。

龙牙卫也顿时站立，身上的雪花随之被抖落在地上，与地面的雪白融为一体。

“走。”慕轻歌转身，对龙牙卫吩咐了一声。

完成了心中对秦亦怜的悼念，她带着龙牙卫离开了这里。

在她离开之后，大雪渐渐停了下来。澄净的天空透明如镜，仿佛地面上的一切都能倒映其中。

嘎吱。嘎吱。

雪地上出现一串脚印，一道高挑纤细的身影出现在秦亦怜的坟前。

她缓缓蹲下，抬手轻抚着墓碑上的一行字，清冷如冰的绝艳五官上带着一丝复杂而悲凉的情绪。

“怜怜，我从不知你居然也倾慕于他。”她道。

她的眸光落在墓碑上的“妻”字上，嘴角抿着苦笑，用一种羡慕的语气道：“我突然好羡慕你。”羡慕你可以爱得如此纯粹，爱得如此勇敢。

“或许，只有像你这般，才能得到他的驻足吧。”她收回手，缓缓起身，凝望着被薄雪覆盖的青冢，清冷的眼眸中闪过一丝痛苦，“而我，又该怎么办呢？”

秦皇宫。

秦瑾辰处理完一些政务之后，返回了自己居住的临时寝宫。

刚走人，他便看到一个意外的身影。

她的身材纤细，站在阴影之中，仿佛一缕轻烟，随时都会消散。一身素衣和毫无装饰的墨发与她冷艳的五官不符，却为她另添了几分风姿。

“长乐？”秦瑾辰走过去，喊出这人的名字。

秦亦瑶缓缓转眸，清冷的眸光落在秦瑾辰身上：“皇兄，今日我去看了怜怜。”

秦瑾辰放缓步伐，对秦亦瑶的话，轻轻颌首，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秦亦瑶看着他，打量了许久，才道：“我没想到，最后的赢家会是你，而你又能如此潇洒地放弃唾手可得的皇位。”

秦瑾辰淡漠的眸中没有丝毫波澜，他掀起唇角，笑容中却不见温度：“你心中大概以为，我才是那个谋算最深的人吧。”

“不。”秦亦瑶缓缓摇头，“若你真的看中这片江山，今日就不会做出退让之事。”

“你为何不认为，我推七皇弟上来，是为了在幕后执掌一切？”秦瑾辰无波的目光落在她身上，殿中的气息仿佛冷了几分。

秦亦瑶苦笑垂眸：“是与不是，都与我无关了。我今日来见你，只是想求你一件事。”

秦瑾辰眸光一闪，抿唇不语。

秦亦瑶看向他，用从未有过的认真语气道：“把我从皇族中除名，从此秦皇室中再无秦亦瑶。”

秦瑾辰的瞳孔微微一缩，他猜出了她的用意：“你打算离开？永远不再回来？”

秦亦瑶落寞一笑：“回来作甚？这里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

“你打算去哪儿？慕轻歌呢？你打算再也不见他了吗？”秦瑾辰追问。

秦亦瑶睫毛轻颤，她撇开脸，逃避秦瑾辰的注视：“去哪儿？我还没有想到。临川这么大，总会有我喜欢的地方。至于他……如今，我该如何面对他？”

“你恨他吗？”秦瑾辰向前一步，不愿错过她脸上的任何表情。

秦亦瑶身子一颤，咬了咬唇，神色复杂地道：“恨？我该怎么去恨？恨他，我就能杀了他吗？还是杀了他，我便不会再恨？”

“你既然无法忘了他，为何不留下来？他能为了你的幸福把你抢回来，便证明他心中有你……”

“留下来，我就能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心无芥蒂地和他相处吗？”秦亦瑶打断了秦瑾辰的话。

留下来，她是痛苦的，在爱与恨之间不断地徘徊。她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去找慕轻歌报仇，却也不可能若无其事地留在他身边。

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

秦瑾辰目送秦亦瑶离开，那道清冷的背影让他无言以对。

屠国，临川西北方最偏远的国度。

这里风沙漫天，草原延绵。遇到没有风沙的天气，这里处处可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但若是遇上风沙，便会有一种置身于地狱的感觉。

这里的人民热衷战斗，爱好掳掠，礼教对他们来说更像是狗屁不通的歪理。

屠国的国都被称为王庭。

夜深沉，王庭之中依旧热闹非凡。屠国的男人们享受着每晚的拼酒娱乐，女人们也喜欢围坐在一起，炫耀自己男人的雄风。

王庭太子宫。

粗犷的建筑在黑夜中犹如匍匐的巨兽，狰狞而凶残，各种兽类图腾作为装饰被雕刻在梁柱上，更增添了几分恐怖。

房梁上悬挂着用来照明的火盆，摇曳的火焰驱散了宫中的黑暗，也隔绝了室外的寒冷。

宫中的地面上铺着厚厚的兽皮，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味，夹杂着浓烈的酒气。

宫殿阴暗的角落里，十几个衣衫单薄的少女蜷缩在一起，她们神情麻木，每当从殿内传出诱人的娇喘时，她们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身子不由得颤抖起来，双手将自己的身体

抱得更紧。

“啊——”

突然，一声尖锐而凄惨的叫声在宫中响起。

少女们通通脸色一变，眼中的惊恐剧增。不一会儿，压抑的哭泣声就飘荡出来，不少少女都将自己的脸埋在双膝之间，以掩饰自己的害怕。

“哼，真是没用，才玩了几下就死了。”暴戾而冷酷的声音传来，霸道的语气让少女们颤抖得更厉害了，仿佛说话之人是她们心底的魔鬼。

很快，一具赤裸的女尸被人从屏风后拖出。

冷酷的侍卫只拎着她的一只脚，如拖垃圾一般将她拉出，展露在一众少女眼前。

那凸起的双目，双腿间的血肉模糊，让少女们抖如筛糠，不断向后缩去。

女尸最终离开了少女们的视线，被拖入一间黑暗的房中。

可是，房间里传来的狂暴的兽吼声让她们更加恐惧和绝望，仿佛那具女尸的下场就是她们不远的将来。

甲冑之声响起，由远而近。这声音仿佛催命的恶鬼，让少女们的哭声更大。

直到一道阴影将她们罩入其中，她们中的一些人才惶惶不安地抬头偷瞄。

冷漠的侍卫挡住了微弱的光线，眼中充满了狼戾之气，在少女们的眼中就好像是吃人的魔鬼般令人恐惧。

他毫无表情地将少女们扫视了一遍。突然，他抬起手指向角落最里面一个颤抖得最厉害的少女，冷漠地开了口：“带她进去。”

此话一出，少女们纷纷恐惧地抬头看向他。在看到指的不是自己后，众人心中松了口气，随即飞快地挪动自己的身体，将那个少女露出来。

侍卫身后的两人走出来，直接向那少女走去。

其他少女的眼中有庆幸，有害怕，也有同情，但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

“不，不……求求你……”那个少女原本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却不想还是被挑了出来。

她惊恐地看向那个冷漠的侍卫，双手胡乱地挥舞着，想阻止他们带走自己。

可惜，这样的反抗在侍卫们的眼中是完全无用的。两人直接抓住她的手臂，将她从人群中拖了出来，无视她的哀求，将她拖入了那扇令人胆寒的兽皮屏风后。

半个时辰后。

“啊——”

惨厉的叫声又一次传来，让角落里的少女们更加担忧自己的命运。

她们期待着天亮的到来。

只有那个时候，噩梦才会结束，她们才能苟延残喘一日。

不过，之前被拖入的少女的尸体被带走之后，没有人再来挑人。她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改变了太子的习惯，却能敏锐地感觉到，太子宫中的气氛比之前更恐怖，好似有一团

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正压在所有人头上。

兽皮屏风后，地面上同样铺着无数厚厚的兽皮，中间有一个四方形的火坑，里面燃着一堆篝火，不断提升室内的温度。

旁边，一张巨大的圆床上一片凌乱，上面还残留着血迹，有些较暗，有些则较为鲜艳。

此刻，圆床上坐着一个浑身赤裸的人，他身上刺着狰狞的图案，浑身肌肉贲张，经脉鼓起，头发被扎成无数的小辫，用来固定小辫的绳子上都吊着一个金色的骷髅装饰。

他的五官并不出色，眉宇间布满了戾气与残忍，如同一个食人肉喝人血的恶魔。

兽毯上跪着一个全身裹在黑暗中的人。

“你是说，赫连拔和那秦国公主都不见了？”低沉的声音从赫连战口中传来，仿佛每个字都蕴含了杀意。

“是。”跪地之人将头埋得更低。

赫连战闪烁着凶光的双眸一眯，嘴角勾起嗜血的冷笑：“按照行程，他们应该已经进入屠国境内几日了。”

“是。按照计划，蛮王应该回国有七八日了，可是，前几日属下到边城打探，却发现蛮王根本没有出现过。属下原想可能是路上出了什么事耽搁了，又等了几日，却依旧没有等到蛮王。属下顺着官道调查，在离边城不远的一片树林外发现了激烈打斗的痕迹。”说完这番话，他头上的冷汗已经打湿了黑色的头巾。

“打斗痕迹？有人敢对我屠国的蛮王动手？有意思。”赫连战笑得冷意连连，随即，他又道，“既然蛮王是在出使秦国后消失的，那就向秦国发兵吧，总要秦国给出一个交代才是。”说完，他眼中射出杀戮之气，好战的血液蠢蠢欲动。

“太子，这恐怕……”不妥吧。在对上赫连战那双阴冷的眼眸后，跪地之人将最后三个字咽了回去。

秦国，洛都。

慕府再度恢复了平静，似乎秦国皇宫中发生的一切没有影响到这里的一草一木。

可是，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今日的慕府不再是昨日的慕府。

若说曾经的慕府在先皇的刻意捧杀下荣宠无限，享受着最高荣耀的同时也背负着覆灭的危机，那如今的慕府就是真正的万人之上。

朝中百官谁不知道，一觉醒来，秦皇室中最厉害的几人都被慕府的小爵爷玩死了！江山易主，虽然还是姓秦，但所有人都知道在秦国说话真正算数的到底是谁。

慕府低调，却无人敢惹。

在很多人眼中，秦皇室已经名存实亡，或许，一旦有一个契机，慕府就会取而代之，让天下人不敢说一句“名不正言不顺”。

可是，他们却猜不到，慕府根本就无称帝的野心。慕轻歌在解除了慕府的危机之后，更是整个人都躲在慕府中，低调得就像是消失了一般。秦国的事，新帝的登基，她根本就

没有参与，更没有理会。

池云苑中，慕轻歌的房门紧闭，好似没有人一般。

幼荷与花月二人早已经不再相互学习女红，而是在院中切磋学来的本事。这一次，慕轻歌如此大的动作，却并未带上她们二人，这让两女感到很受伤，越发激发了她们变强的心思。

房中，床帐遮掩，似乎慕轻歌正在睡觉，可是床上却空无一人。

与慕轻歌的空间混为一体的世界里，拇指高的萌萌在慕轻歌的左右肩上跳来跳去，慕轻歌却闭着双眸，盘膝坐在雷池之中，接受着雷电之力的淬体。

紫蓝色的电光从她身上流过，她却好似没有丝毫感觉一般，沉静得如同雕像。

雷池外早已经不再是几间茅草屋，而是变成了青砖白瓦的庭院，房间更多，摆设也越发精致，空间也更大。

远处的药田已经隐约可见，不时传来阵阵药香。

远处的白雾中，雄伟建筑的轮廓时隐时现。据萌萌说，等慕轻歌突破紫境之后，就能打开第一重宫殿，拿到存放在其中的宝贝。

缓缓睁开双眼，慕轻歌清透的眸底仿佛闪过一道紫蓝色的电光。

“主人，主人，你离紫境又近了一步。”萌萌见慕轻歌睁开眼睛，直接落在她的手背上，仰着精致可爱的小脸，笑咪咪地道。

慕轻歌垂眸不语。她自然能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灵力又增进了一分，只是，要突破屏障，进入紫境，却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

“主人，你在想什么？”萌萌飞到慕轻歌眼前，好奇地眨了眨眼，可爱的模样让慕轻歌莞尔，她道：“我在想，若不是我有雷系异能，恐怕很难适应在雷池中修炼。”

“这是主人的机缘。主人要炼丹吗？要不要萌萌准备药材？”萌萌乖巧的话很容易迷惑人，但是慕轻歌没有忽略她亮晃晃的眸光。

看着那张小脸上期待的神情，慕轻歌点了点头。

萌萌顿时欢呼一声，瞬间消失在慕轻歌眼前——她去准备药材了，而且挑选的都是她喜欢的口味……

自从慕轻歌在这里炼出第一炉丹药后，每一次炼完丹，三分之二的丹药都变成了萌萌的零食。

她简直就是将丹药当糖豆一样吃，无情地消耗慕轻歌的劳动成果。

要不是慕轻歌给她下了死命令，恐怕连三分之一都留不下。

如今的慕轻歌能炼制出高级丹药，其中也有萌萌的一半功劳——要不是有她这么一个大胃王存在，恐怕慕轻歌也不会那么勤于炼丹。

很快，一炉丹药就炼好了。

如今，炼制高级丹药对慕轻歌来说就是手到擒来之事，根本不会消耗太多精力。

嘎嘣。嘎嘣。

“主人，你什么时候去激发血脉之力，开始真正的炼器啊？”萌萌一边嚼着丹药，一边问道。

慕轻歌将剩下的丹药装在瓷瓶中，对萌萌道：“等把秦国剩下的事彻底解决了，我们就出发去寻找异火。”

异火有可能激活她的血脉之力，这是有一天萌萌突然告诉她的，说是在一本古籍上看到的信息，但那本古籍无法带出来给慕轻歌看。

“还有什么事啊？主人不是把那些坏人都虐成残渣了吗？”萌萌说完，朝自己嘴里塞了好几颗丹药，把自己的小脸塞得鼓鼓囊囊的。

这一次，慕轻歌却没有回答。她双眸微眯了一下，心想，她杀了赫连拔，带走秦亦瑶，屠国那边不会没有动静，这个祸是她闯出来的，自然要收拾干净再离开。

想了想，慕轻歌对专心吃着丹药的萌萌道：“你省着点吃，我先出去了。”说罢就消失在了萌萌眼前。

再一眨眼，慕轻歌已经回到了池云苑自己的房间里。

门外正好传来幼荷的询问声。

从她的话中，慕轻歌听出是慕雄来了，似乎找自己有事。

从床上跃下，慕轻歌打开房门，站在院中的三人便落入了她的视线里。

“爷爷。”看向慕雄，慕轻歌道。

慕雄应了一声，向她走过来，虎目中透着慈爱：“歌儿休息好了？”

慕轻歌微笑点头，带着他到厅中坐下。

花月奉上茶水、点心后便退了下去，房间里只剩下祖孙二人。

“爷爷今日过来有事？”慕轻歌开口问道。

慕雄点了点头，对慕轻歌道：“歌儿，如今秦国的形势还算稳定，慕府也稳定了许多，爷爷想找个机会对外宣布你女子的身份，你意下如何？”

慕轻歌眉梢一挑，问道：“为何？”

慕雄虎目一瞪，佯怒道：“什么为何？慕府的危机已解，无须你再做牺牲。不对外修改你的性别，莫不是你还想顶着男子的身份，一辈子不娶不嫁吗？”

别说，她还正有这个打算。

慕轻歌咧了咧嘴，笑道：“我当男子已经习惯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不用昭告天下那么麻烦。”

“不行！你毕竟是女儿家，一直以男子身份示人算怎么回事？”慕雄坚持道。

慕轻歌算听明白了，敢情老爷子对这件事筹谋已久，准备今日与她摊牌，逼着她点头答应呢。

“爷爷，此事以后再议，如今我还没有这个心思。别忘了屠国还对我们虎视眈眈呢，若是秦国皇室的巨变传到屠国那边，还不知会引来什么。”慕轻歌采取迂回政策，能拖就拖。等她离开秦国四处游历，慕雄还能把她抓回来？

果然，一提到屠国，慕雄的眼神也是一沉。

秦国如今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内忧外患。内忧，便是准备登基的小皇帝，他帝位不稳，还要靠贤王与慕家撑着；而对外，一向对秦国虎视眈眈的屠国的确不得不防。何况，他孙女还把屠国的蛮王给宰了，又将联姻的公主抢了回来，这件事早晚会传到屠国王庭，他必须提前做些准备。

思及此，慕雄在池云苑也坐不住了，与慕轻歌又说了几句，便匆匆离去。

慕府恢复了清静。

只是，这清静还未维持几日，就被边关传来的消息给打破了。

朝阳未升、皎月渐落之时，慕轻歌与慕雄被急急忙忙召入了皇宫之中。

三日前，还未成年的七皇子秦瑾阳登上了皇位，摄政王秦瑾辰用强硬手段将国内所有的反对势力都快速镇压了下去。

直到这个时候，众人才恍然醒悟，原来之前那个低调羸弱的贤王才是一头沉默的猛虎。

至于为什么不是贤王登基，而是七皇子上位……这个问题困扰了无数人，秦瑾辰却没有任何解释。

慕雄还是永宁公，慕轻歌依旧是还未继承爵位的小爵爷，仿佛一切都与从前一样，可是明眼人都知道，看似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慕府实际上才是真正的赢家。在秦国，慕家的人已经与皇族无异，享受的特权更是一般皇族都比不上。

比如，慕家人在任何时候见到皇上都不必下跪。

比如，慕家人可以带着兵器进入皇宫，任何人不得阻拦。

再比如，皇宫中，新帝特地留下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仅供慕家人使用。

谁人敢不满？

如今，在洛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无数贵女想要嫁入慕家，成为慕府的女主人。慕轻歌这个慕家继承人，还是唯一的继承人，便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深夜传诏，慕轻歌与慕雄骑着焱马，带着各自的亲卫，畅通无阻地进了皇宫。慕雄的神情中带着一丝凝重，慕轻歌却双眸半眯，眸光流转，看不出她此刻的心思。

屠国发兵了。

这个情报，在皇上的旨意到达慕府前，祖孙二人便已经收到。

而且，这次屠国的百万大军是由太子赫连战统帅，已经进入落日荒原，与秦国展开了几次小规模战役。

战果……秦国大败！

这些战报传入皇宫，惊动了新皇，不得已，他连夜召摄政王与慕家进宫商议对策。

“歌儿，这次屠国发动百万军队，看来这一战难以善了了。”慕雄对慕轻歌叹息道。

他打了一辈子的仗，年纪越大，就越不想上战场，不是说他开始贪生怕死，而是他越

来越不希望看到有年轻的生命在他面前消逝。

战争从来就不是什么游戏，更不是儿戏。牵一发而动全身，战争流的是秦国将士的血，伤的是秦国的根。

慕轻歌淡淡地答道：“屠国对秦国虎视眈眈，交战在所难免。也好，既然这次他们主动了，那就把他们打怕，让他们以后不敢轻易对秦国用兵。”她说得云淡风轻，似乎屠国的百万大军在她眼中不过是一群苍蝇，一巴掌就能拍死。

慕雄眸光一亮，转眸看向她问道：“歌儿，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慕轻歌却笑而不答，跟慕雄玩起了神秘。

这让慕雄无奈地摇头，心中压着的巨石也放下了些。

也是，他如今已经是紫境强者，再不济也能在战场上威慑一把，吓唬一下屠国的人。

只不过……

慕雄有些犹豫地皱眉。

紫境的稀少与强大，让各国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晋级紫境之人，不允许参与战斗。若是有人触犯，其他各国的紫境都可以群起而攻之，将触犯规定的紫境剿杀。

所以，在战场上，紫境更多地代表着国力的震慑，并不是发挥战斗力的主力军。

战场上，靠的还是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普通士兵，那些赤境、橙境的人。

“爷爷不用担心，这次落日荒原之行，你不必出现，就留在洛都坐镇好了。”看出慕雄的担忧，慕轻歌突然道。

“歌儿你……”慕雄的瞳孔微微一缩，若有所思地看向自己的孙女。

慕轻歌咧嘴一笑，看了一眼透着烛光的御书房，对慕雄道：“放心吧，我不会丢了你的脸，更不会丢了慕家的脸。”

呵呵，落日荒原，那可是她的重生之地，更是真正的慕轻歌的死亡之地。上一次，她的五百亲卫全部惨死，她狼狈回都。这一次，她将再踏故地，亲手洗掉耻辱！

难得这次的对手还是屠国，真是老天都在帮她。

慕轻歌的眸底浮现出一丝冷厉，清透的眸光宛如隆冬的寒潭，令人不敢直视。

孙女要带兵出战，慕雄本能地担心，可是一想到如今孙女的本事，他又将心中的担忧压下，点了点头，但还是嘱咐了一句：“歌儿，战争不是儿戏，你切不可鲁莽大意，更不能轻敌。”

慕轻歌颌首。

这些道理，她怎会不明白？

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是她前世执行任务时的准则。

在御书房前翻身下马，等候已久的内侍迫不及待地上前，躬身将二人迎了进去。

刚踏入御书房，新皇帝的声音就传来了：“慕爷爷，慕哥哥，你们可来了，阳儿担心极了！”亲近的话，一下子就拉近了君臣间的关系。

少年皇帝的语气显得十分依赖与信任。

慕轻歌与慕雄的眸光同时一闪，对秦瑾阳的态度都没有多说什么。

“老臣来迟了些，还请陛下恕罪。”慕雄客套地说了一句，而慕轻歌一句话都没有说。

“不迟不迟！这么晚把慕爷爷和慕哥哥叫进宫来，阳儿该赔罪才是。”秦瑾阳忙扶住慕雄的手，那恭敬的神态，宛如亲孙儿一般。

慕轻歌一脸漠然地看着这一幕，看不出喜怒。

早已经在御书房中的秦瑾辰这时走过来说道：“屠国太子赫连战发兵百万攻打我秦国，此事，想必老公爷与小爵爷都已知晓了吧？”

提到正事，秦瑾阳立即露出垂眸欲泣的模样，咬了咬唇道：“阳儿刚刚登基，就遇上了这种事，真是不知该如何处理。慕爷爷可否教教我，这一仗该如何打，才能不伤我秦国百姓？”

“陛下不必担心，有老臣在，绝不会让那些屠国狼崽踏入秦国半步。”慕雄出声安慰。

“有慕爷爷这句话，阳儿就安心多了。”秦瑾阳露出笑容，单纯得看不出一丝杂质。四人在御书房中商讨了许久，天色微明时，慕雄才与慕轻歌一同离开皇宫，返回慕府。

路上，慕雄的眉头微微蹙起，似乎若有所思。

慕轻歌倒还好，表情并无什么变化。

直到进入慕府的那一刻，慕雄才看向慕轻歌道：“歌儿，你觉得新帝如何？”

秦瑾阳，慕雄还是第一次主动问起关于他的事。

慕轻歌眸光一闪，勾唇浅笑：“他很聪明。”

回到慕府之后，慕轻歌并未耽搁多久，就同慕雄去了郊外的军营。

她要集结军队，向落日荒原开拔，抵御屠国的侵略。

出发之前，摄政王秦瑾辰奉皇命前来送行。他将慕轻歌带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对她道：“我会好好看着陛下。”

慕轻歌戏谑地笑道：“我说过，如今秦皇室中，值得我信任的人只有你了。作为皇帝，有城府、有心计无可厚非，我允许他有些算计，但是千万别惹到我，否则，你知道后果会如何。”她想了想，又补充道，“他是你一力推上去的，若是他敢对慕家生出什么坏心思，我连你也不会放过。”

对方觉得是警告也好，是威胁也罢，慕轻歌毫不在乎，说完便转身离去。

秦瑾辰看着她一身如焰铠甲，潇洒地骑上焱马，走到了大军前，傲然挥手下令开拔，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军营，朝落日荒原的方向而去。

屠国，王庭。

寒风萧瑟。这里不似洛都那般到处充满绿意，这里的山峦上更多的是荒芜。

只有这座在群山怀抱中的屠国都城万家灯火，如同夜空中的繁星。

王庭的大街小巷，酒肆舞馆高挂着火把与灯笼，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把王庭衬托成一座不夜城。男男女女们没有过多的礼教约束，都顺着心意凑在一起，喝酒跳舞。

一道黑影巧妙地避开微醺的人群，快速闪入了一座大门紧闭的院落。

院中整整齐齐地站着五百人，每个人都披着黑色的斗篷，以掩盖自己的身形乃至气息。他们面对的是一间泛着淡淡烛光的房间，窗棂上映着一道绝美的侧影，似乎正在寂寞地对月饮酒。

进来的人穿过人墙，毫无阻拦地来到屋前，单膝跪下，右手握拳触地，沉声道：“小爵爷，属下回来了。”

“进。”声音飘来，带着几分清冷，又带着几分散漫和淡然。

房门被打开，跪地的龙牙卫抬头看了一眼，立即起身进入房间。随即，房门关闭，门外的龙牙卫平静如雕像，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房中布置朴素，与一般的屠国百姓家没有什么差别。

房中有两人：红衫，黑袍，一坐，一站。烛光映照在慕轻歌绝美的脸上，晦暗难明，让她的脸带上了一种琉璃般的色彩，如梦似幻。

即便不是第一次见，进来的龙牙卫还是在这张倾世之容前晃了晃神。

好在只是一瞬他就恢复了正常，单膝跪在手中把玩着酒杯的慕轻歌面前：“小爵爷。”

“嗯。”慕轻歌鼻腔里轻应了一声，将杯中散发着浓烈酒气的琥珀色液体一饮而尽。刺激辛辣的感觉瞬间燃烧了她的喉咙，让她白皙晶莹的脸颊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绯红，英气中添了一分娇媚。

屠国的酒可真烈！慕轻歌在心中暗道，后悔喝下杯中的烈酒。

她专注于手中空了的酒杯，却没有注意到，身后拿着酒壶的墨阳的视线落在她那淡粉的脸颊上，眼神出现一丝迷离。

慕轻歌嫌弃地把酒杯丢在桌上，酒杯碰击桌面的声音惊醒了身后的墨阳，他慌忙掩饰掉眼中的情绪，抿唇将酒壶放下，为慕轻歌递上一杯解酒的清茶。

慕轻歌接过，抿了一小口后，才对跪地的龙牙卫道：“起来吧，说说你都打探到了什么。”

“是。”龙牙卫起身，将自己打探来的消息全数说出。

慕轻歌沉默地听着，双眸渐渐眯成一条线，冷冽而戏谑的眸光在其中若隐若现。

没有人知道，她并未去落日荒原，而是带着龙牙卫抄近路潜入了屠国的王庭之中。带着大军去落日荒原的，不过是慕雄身边的几个副将，暂代统帅之职的人，正是输给慕轻歌的那位熊副将。

今日，是她带着龙牙卫进入王庭的第三个夜晚。

按照大军的行程，熊副将带领的大军应该在今日到达了落日荒原，与那位不可一世的屠国太子见面了。

双方是否交战，结果怎样，慕轻歌并不在乎，此刻，她感兴趣的是龙牙卫带回来的消息。

“看来，我们的运气还不错。”听完汇报后，慕轻歌的嘴角轻轻地勾了起来。

“墨阳。”慕轻歌突然唤道。

墨阳从她身后站出，垂眸而立。

“千烈军那边如何？”慕轻歌问。这一次，她用上了这支爷爷暗中布置的军队。

用千烈军，其意有二：一、慕家已经不再需要留后路，让他们来保全慕家的力量，他们不必再活在暗处；二、她很想看看这支由爷爷亲自挑选、训练的军队战力如何。

墨阳回道：“千烈军按照小爵爷之前的吩咐分散潜入屠国的各大城池，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

“很好。”慕轻歌对千烈军的行动力还是满意的。

她站起身，身上的红衫垂落，她抬手虚掸了一下衣角，负手走出房间，对待命已久的龙牙卫道：“一刻钟后，行动开始。按照之前的计划，各自去寻找自己的目标。”

“是，小爵爷！”五百龙牙卫整齐地回答，声音却很好地压制在小院中，没有传出半分。

“屠国皇宫……我亲自走一趟。”慕轻歌的嘴角泛起玩味的笑容，眼眸里满是冰冷的杀意。

一刻钟后，小院里已经没有一个人，甚至所有生活过的痕迹都被巧妙地抹去，仿佛这里只是一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旧房，已经多年没有人居住过。

院外，男人拼酒的喧闹、女人暧昧的调笑依旧不息。

然而，这个看似平常的夜晚，却注定在将来成为所有屠国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噩梦。

屠国的皇宫没有秦皇宫那般精致高雅、沉稳大气，更多的是一种粗犷和野蛮之风。屠国的图腾崇拜，在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事先得到的地图的指示，慕轻歌轻易就进入了皇宫。

黑暗中，她小心地收敛自己的气息，为的是不惊动深藏在屠国皇宫里的那些老怪物。

她的这一次行动，是要给屠国一个绝对的震撼，若是被人发现，那可就不好玩了。

既然秦国会有些紫境的老怪物镇国，那么她相信屠国绝对也有。

好在那些老怪物一向深居在隐秘之处，没有灭国的危险基本不会出来，否则，慕轻歌也不会展开这个计划。

果然，在进入屠国皇宫之后，慕轻歌感受到一两道强大的气息从皇宫顶上扫过。

这两道气息都比她更强大，她断定，这就是屠国皇宫里的紫境强者。

屠国对外宣称只有一位紫境，今夜却被慕轻歌发现至少有两个，真是意外的收获。

慕轻歌蛰伏在黑暗中，耐心等待机会。她绝不相信屠国的紫境高手会一整夜都这样守卫皇宫的安宁。

若真是这样，屠国的紫境也太没有地位了。

果然，慕轻歌等了半个时辰后，那两道属于紫境的恐怖气息便消失了。

又等了一会儿，慕轻歌才从黑暗中走出，朝着屠国皇帝居住的地方而去，如鬼魅一般

进入了皇帝寝宫。

宫殿里传来如雷的鼾声，看来这个屠国皇帝睡得十分香甜。

慕轻歌悄无声息地走到床前，挑开遮挡的帷幔，看到了屠国皇帝的样子。

简直比邵胖子还要圆润！慕轻歌腻味地打了个冷战，眸光移到睡在屠国皇帝身边的美人身上，顿时，一种白菜被猪拱了的感觉袭上心头。

慕轻歌眸底冷光一闪，嘴角泛起一丝冷笑，抬手一挥，一缕无色的烟雾从她掌下飘出，被屠国皇帝吸入鼻中。

顷刻间，本就在沉睡的屠国皇帝更是睡得如同死猪一样。

凭空抓出一个麻袋，慕轻歌将屠国皇帝装入其中，扎好口子之后，她想了想，唤出了孤崖。

“你让我把这头死肥猪扛出去？”孤崖黑着脸，脸上写满了不情愿。

慕轻歌撇撇嘴，厚脸皮地道：“这种体力活你好意思让我做吗？”

那傲娇的小表情让孤崖顿时郁闷了。

他可以违背慕轻歌的意愿，却不敢违背司陌的命令。

悲催的孤崖只得认命地提起装着屠国皇帝的麻袋，黑着脸消失在慕轻歌眼前。

有了孤崖的帮忙，慕轻歌就轻松多了。

拍了拍手，慕轻歌也悄然离开了屠国皇宫。

天渐渐亮了，喧闹了一夜的王庭安静下来。

朝阳初升时，准备打开城门的守卫惊恐地看向城墙上飘飘荡荡的无数头发。

每一束头发下都拴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着“某某某之发”。

这些人名，每一个都是屠国有地位的人，不是贵族，就是官员，甚至还有宫中的妃嫔。

近千束头发挂在城墙上随风摆动，那场面实在是震撼无比、壮观无比。

“大、大、大……人！”一个守城的小兵在那些木牌中看到了一个最为熟悉的名字，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负责这扇城门防卫的将军。顿时，他脸色一白，正打算转身跑去报告这一切，却在转身之际看到了自己的上司挂着恐怖的神情走来，而他的头发被削得七零八落，如被狗啃了一般。

来人很快也在那些头发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表情变得阴晴难测，最后脸色苍白，表情带着后怕。

因为他突然想到，如果割走他头发之人割掉的不是头发，而是他的头……

这个想法不仅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更是出现在每一个早上起来后发现自己头顶清凉的屠国的官员和贵族的脑海中。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城门外很快就聚集了无数的屠国百姓。那些还未来得及收走的头发震撼了他们，哪怕他们天生好战，也被这壮观的景象给镇住了。